

用艺术点亮乡村

源于乡土

□ 谢永增



代编者按：
在审美感知和艺术消费领域，乡村有着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艺术可以让人们记住乡村生活之美，让人重拾不能割舍的乡愁。
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开始之前，乡村的历史更悠久，范围更广大。对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来说，乡村是故里，是家园；对出生在城市的城市人来说，乡村是自然，是桃花源。尽管人口向城市聚集是工业社会的主要趋势，但在审美感知和艺术消费领域，乡村却有着越来越强的吸引力。重塑乡村形象，发展乡村经济，改善乡

村生活，艺术大有可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20个字无疑对乡村发展、乡村文化传承提出更高要求。在乡村，家风、习俗、礼仪、邻里、建筑诸此种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常见而容易被忽视的文化资源，世间宏阔深邃的基因和密码，无声隐藏于土地。可以说，乡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村庄，更是情感意义上的故乡，乡村振兴离不开这种文化的支撑。

……
乡村振兴是一项前景光明的崇高事业，需要凝聚各方力量同心同向发力。乡村振兴，是走出乡村的人们回过头，对乡村价值的重新认知，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以艺术为载体，拓展渠道，创新宣传，吸引社会各界能人和各方力量投向乡村。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重视乡村振兴中艺术对人心的浸润，提升农民的思想境界，让每个人在凝视故乡时发现蓬勃之美，能够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

用，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内生动力。
如今的乡村是一个有着多元发展可能的空间，用艺术激活资源的优势愈加明显。打造因地制宜、独具特色的艺术乡村品牌，用艺术结合本地的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乡村文创产品等，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激活千百年绵延至今的优秀文化传统，呈现中国农民广阔而生机勃勃的乡村生活新图景。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王勇

孙家沟拿什么吸引你

□ 王雪梅

深秋时节，谢永增工作室又一次来到孙家沟写生，谢老师感慨孙家沟带给他的创作灵感：孙家沟是吕梁最有含金量的村庄，有景有故事。那孙家沟的含金量有多大，是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故事，吸引画家们一来再来呢？

孙家沟的景

孙家沟，地理位置晋西，行政隶属吕梁市临县三交镇。谢永增工作室由李家山转战孙家沟，从三交镇沿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进入村西口，村口就是一个停车场，或者是唯一有点规模的停车场。

安放好物品，走出窑洞，站在院墙边一望，一条小溪穿沟而过，“哗啦啦”的声音也随之传入耳中。
我当时何止眼前一亮，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在这极度缺水的吕梁山上竟然有一条长年流水的小溪。溪水流到这里还打了一个弯，绕过一丛突起的红褐色石块缓缓地流过。我一下子想到了花溪，就是那个贵阳的花溪，以及当年石板上搓洗衣服的情景，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身的疲惫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吕梁朋友说，八年前这块石头与下游的河道还有2米多高的落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小瀑布，远远望去就像一把竖琴竖在那里，有种“远望瀑布生弦色，近傍竖琴闻水声”的感受，带给你距离和空间上的多维体验。后来下游修大桥截流河道，淤泥垫高河道，把“竖琴”埋住了，多么期待它早点出世。

孙家沟的这条小溪是湫水河的一条支流。视线跨过湫水河，沿山坡小路蜿蜒上行，进入一丛窑洞建筑群，层层叠叠，梯上上悬。在我的常识里，一般平原建造房子一张图纸可建一个村子，甚至可以让一个区域一个模子。而窑洞看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就山势，就地形建造，大多分散在山野崖壁、群山沟壑之中，形成建筑群比平原建房子要难得多，应该是一洞一设计，一院一规划。可以想像，一个建筑群当年费了多少心血。

后来才知道，我当时看到的就是孙家沟龙头之院——一号院，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再看，依然拥有原本的华丽，人工雕琢的痕迹被岁月磨蚀得如同自然生长的一样，与高原融为一体。但又让你觉得它是随孙家沟人一代一代繁衍生息到你这个时代，那种华丽的沧桑震撼着你的心灵，让你恨不得快点扒开表皮，把“内心”看了个够。

孙家沟的故事

据传很早以前，孙、王二人四处谋生，先后来到了磧口北偏西26公里的山沟，发现这里

有山有水，故此开辟居住地。立村之祖先为孙氏，取名为孙家沟村。但让这个村庄真正发达的不是孙氏后人，而是王氏家族。

在吕梁，但凡有流传百年以上豪宅的村庄，大都是出了富可敌国的商贾。孙家沟也不例外，也是因晋商形成的以磧口为中心的明清乡土建筑群落。

所以，说孙家沟必说三交镇，说三交镇必说磧口。他们之间因贸易而关联，又因贸易而兴衰荣辱。

磧口及三交镇商人在其前后300多年的发展史上，逐步形成一套地域特色明显的商业规则，如磧口本镇只做商业市场及水陆转运码头，而300余个住商的家属只可居留于镇郊乡村。由此形成以古镇为中心的明清乡土建筑群落。而三交镇从结果上看，也是离中心索居而向孙家沟，但细究原为又有别于磧口。

三交镇既然是贸易必经、兵家必争之地，其本身就具有聚财和失财的双面性，一旦兵荒马乱财产极易受到损失，财产保全也就成了商人之忧。孙家沟虽然距离三交镇仅2.5公里，但四面环山，不易被人关注，出来进去又相对方便，成为三交镇财主分散钱财的优选之地。

据相关资料介绍，孙家沟王姓第五代王秉文晚年和第六代王自福在三交镇是做烧饼发家的，而后旋归故里修建基业，最先建筑了一号院和王恩润院。

据50多岁村民王清平介绍，一号院和王恩润院都是其先祖所建，占据村里南、北两坡最好位置。

从家谱上看，王秉文是他的曾祖父，排行老大为长兄，身后还有四个兄弟。王秉文先建造了南坡一号院，后建造了北坡王恩润院。

我只有一个早晨的机会在南坡看过，因为大门锁着没能进院考察，只好绕到窑洞顶上。仅从窑顶15个烟洞就可判断出它的气派与奢华，上上下下辅助院落数也数不清，相机随手拍摄即可得到仆人住的偏房，看门人的门房，安置牲口的马厩、马槽，堆放物品的储物间，加工粮食的碾子、磨盘……总的感觉：关上大门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我有半天多的时间一直在北坡转悠，王清平先生现在住的窑洞正好在王恩润院的斜上方，站在他家的大门外用手指一指就能点到东半部建筑，他说那是“长工们住的”。

这个院子建成于1916年，是当年老二至老五兄弟四人共同宅院，坐北朝南，并列院子就有3个。从东南角朝东偏南的一个大门进入一个前院，再跨一个正南方向的大门进入正中间的院子，7孔窑洞一字排开进入视线，再看东西两侧各3孔厢房舍。回头再看进门处，辅助建筑一拉溜儿地在排开，大小有十来间。

其他两个院子就不在此赘述，仅这个院子就足以震撼，在这爬坡翻岭的黄土高原上，一个院子里不算辅助建筑，光正式窑洞就有13孔，而且是跨过一个前院的院中院。

至于相关的配套建筑，像匾额、前廊、牲口房、草房等，没有都不对了。

最让我新奇的是小姐们住的三座“绣楼”，分别位于西侧院子二楼两排厢房的南端，高高在上，格外入眼。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要把姑娘们放到那么显眼的地方呢？有人解释：13岁进绣楼，16岁出嫁，姑娘进去媳妇出来，三年的时间相当于禁闭，如果视野再不开阔些，那就是正常人进去抑郁症患者出来。

仔细观看，孙家沟的建筑风格，不同于一般“晋商宅院”的平地造势，注重依山傍水，建筑列在湫水河南北两岸，依山势而建，结构参差错落，变化有致，富有古风古韵。清一色是明柱、厦檐、厢廊式砖石窑院，厅、廊房、阁楼以及别具匠心的大门、照壁、垂花门比比皆是，可谓传统窑院建筑之精华，在晋西北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建筑较为完整的特色院落主要有王恩润院、十连窑院、厅院、花园院、王长生院、芝麻坪院20多处，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实用价值。

让孙家沟人最为荣耀的是祖上出了位高官。王琼仕宦数十十年，主持治理晋州，平定王宸濠叛乱，又加强西北边防。后世将他与于谦、张居正并称为“明代三重臣”。

用现在的理念评价，王琼是既有过人权、财权、事权，又有过国家机器话语权的，可谓一言九鼎，绝对位高权重。这样一位500年前的重量级人物就是孙家沟人的祖先，对后人的影响有多大，既没有看到文字记载，也不可能有人在世人讲述，只能凭想像了。据说，孙家沟近代出了很多教师和公务人员，比例远远高于周边村庄，由此推断其影响深远。

要讲孙家沟的故事，最值得讲的就是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中央军委三局和中央机要处驻扎在这里了。虽然才短短的一年时间，但那是新中国前夜，是解放战争最“劲劲”的阶段。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部34个旅25万人向延安推进，中央决定分三路抗敌，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河北平山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央后方委员会则转移到临县统筹后方工作，其中中央军委三局本部及军委通讯总台就设在孙家沟，分别驻扎在南坡一号院和北坡王恩润院。

孙家沟又是因为其隐秘性，而成为电台活动、情报侦讯的主战场。中央工委把90%以上的大功率电台秘密集中到孙家沟，党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部分由后委转达全国，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是由后委转报中央军委。这一年，孙家

沟成为党中央名副其实的“脑库”，打的是看不见的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1947年7月31日，周恩来将此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王震评价：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时间已经跨越60个年头，但中央后委通讯基地驻扎在孙家沟的经历却永远驻留在孙家沟人的心中，成为孙家沟永不消失的电波。

孙家沟的文化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孙家沟传统文化就来自于祖上的包容和开放，这是孙家沟人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具有区别于其他村庄的文化特质所在。

孙家沟人的包容和开放最具表现的就是村子的发展过程，它奠定了孙家沟最具高原特色的建筑文化。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到，一是建筑风格聚高原之精华，主体建筑以晚清时期为主，几乎集中了黄土高原人家所有的窑洞建筑形态，可谓窑洞建筑之博物馆。特点是窑洞高两层，前面看一个洞门，但是里面是两层的，质量高，分布集中，且损坏程度尚不严重，真实性保存较为完整。完整地记录了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北方黄土丘陵地区一个农村的真实面貌。二是居住方式聚高原之精英，王氏家族发家构建南坡1号院和北坡王恩润院，诱人的孙家沟风水，吸引了众多大小财主大兴土木，先后建成十连窑院、亭院、花园院、王长生院、芝麻坪院等，现存有的有近9000平方米。

孙家沟人的包容和开放表现在仁爱淳朴，它奠定了孙家沟人品德至上的文化氛围。清光绪年间，黄河对岸的陕西闹饥荒，大批灾民跨越黄河来到孙家沟，最多时沟里人山人海，搭建窝棚等待施舍。南坡一号院主人每天馒头、大锅菜招待，一直到主人离世灾民才出沟。由此我们看到，王氏先人不但富有财富，更是富有仁爱之心，为后人树立了品德至上的良好风尚。

1947年中央军委三局和机要局驻扎孙家沟时，后勤保障极度匮乏，孙家沟人不仅腾出了办公用房，还拿出日常所需保证机关人员的日常生活，当时干部群众以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保护电台正常运转为己任，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孙家沟人这种淳朴热情传承至今，在你进村的那一该就会有所感受。面对越来越多的外地来客，他们始终安然接纳，不仅送上微笑，还会送上红枣。我们去的当天应邀到谢永增工作室去年的房东家走访，房东拿出好几种枣，吃了还得带上。

孙家沟人的包容和开放源于两个方向：一是来自于孙家沟本身。像孙家沟这种原生方式存在至今的原始村庄表现了所有的高贵和永恒，是先人留给现代生活的宝贵遗产，成为孙家沟人的灵魂和血脉。二是来自祖上王琼位高权重的地位。王琼就是读书接受教育，先登进士，由工部主事升至户部、兵部和吏部尚书。也就是有了文化知识，才有了后来的权倾朝野。这样一个过程，对后人的影响将是千秋万代的。



谢永增在孙家沟写生
谢永增，1961年生，河北深州人。北京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多次获得国家美术奖项。代表作有《绿源》、《沃野》、《故乡》等，作品被多个政府机构、美术馆、博物馆等处收藏，出版多部个人画集。



孙家沟写生闲话

□ 谢永增

有很多年没在老家的土炕上睡觉了，只有到了吕梁写生才有机会住窑洞睡土炕。

在孙家沟写生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到村外散步，顺着山道走上几公里，舒缓一下白天写生的劳累，山里很静，一点噪声也没有，满天的星斗，用重重的长音喊上一嗓子，混厚的回声有天人合一的感觉，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喝上半斤汾酒也不会醉。

写生之余常常想，明清时代的工匠有超强的能力吗？怎么会创造出不朽的建筑呢，不是能力有多大而是他们有良心。农村建设应该顺应古为今用的思路，农村要有农村的味道，目前农村建设感觉偏离了这个方向。

孙家沟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快意，孙家沟的前辈们注重子孙后代的培养，山西有很多商甲官吏是从孙

家沟走出来的，兴旺的源头是教育，不重视子孙教育败落是迟早的事，孙家沟民风纯正，是祖上积德的因果关系。

从绘画的角度看孙家沟，是符合绘画审美需求的，优于其它村庄，能激发出创作的灵感。走在村里弯曲的小路上，望着古老的院落，前思后想，明清时代能做好事，为什么今天不好？过去用简单的工具盖出来的房子，经过几百年风雨也没有坍塌。现代建筑为什么经不起考验，就是不用心，急功近利。明清时代的工匠确实厉害，心态好，有功在千秋的谋略，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山西老醋儿的精神。

孙家沟的沟底有一条小溪，雨季洪水奔流，冬季细水长流，是村子里的命根子，是村上的灵魂，上游的不

光线，产生的美感是不一样的，同一个景物在不同的光线下会产生不同的视觉，视觉感受是写生动情的关键，视觉的冲击是心灵与景观共鸣的焦点，光是艺术的根源，光的作用是给景观生命，没有光线就不会产生激动人心的作品，光生成了笔墨的语言，光是作品的灵魂，不深入观察，是感受不到的。

在孙家沟看到了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带着三四年级孩子玩，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过年时才能团聚。山里的孩子缺少物质生活，也很单调，连父母都见不到，就是见到了也很陌生，多么残酷的现实啊。本以为自己是个性性之人，此时此刻却很不好受，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初冬的早晨孙家沟还很冷，苍凉的味道很浓，没有风也没有雨，只有初升的阳光照在树枝上仅有的几片黄叶上，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光亮，我不是诗人，只能用微小的画笔，画出您随风吹落的苍凉。